樂全集

二三

神采瑩徹見者莫不慕悅之皆謂仙骨道韻非風塵中人也稍長敏慧夙成飄飄有凌雲之氣太師沖默燕静不以物累自嬰而太夫人賢明知書躬自教誨年十三太夫人撫之曰揚州俗浮薄睢陽鄉里有庠序四方學者萃焉吾弟為之領袖汝方志學盍往依焉吾惟汝一子念孟母徙鄰之義不遠千里致汝外氏俾之就業汝往勉哉夫人有弟頴時名士有學行故割情遣之既至舅氏器愛之切磋講習業大進常宿學齋二鼓就寢忽

試公既孫介未嘗造要門復此奏疏故不召疏在文集先是
韓忠憲公解叅知政事知南都奏辟公通判應天府既
成命矣及對策指陳時事無所顧避執政竟用此更除
新定實左遷策在文集仁宗張六科網羅天下英俊其自布
衣登茂材異等者惟公與富丞相訖三朝無復繼者其
再登科者惟公一人至新定之次年夏戎阻命廟堂慮
害不深玩成大梗興發調輸不閱歲而天下被其勞公
上平戎十策在文集時呂許公復入相方勵精得公十策

兩禁辭命有訓誥之美由公倡之仁宗臨御歲久日歷
因循失紀章丞相監修國史奏公續修之公始請自乾
興迄慶歷臣僚之甍卒悉追取其閥閱功狀而已有門
緒彫喪或子孫不能紀其先世遺落多矣展轉究訪僅
可條次至于諸司沿革事典悉責送官乃僅有存者及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譔著實錄賴公中間採集稍有預
備于時操事者頗立交黨更相貴寵互為遊說奔走胥
附公正色于朝獨立不懼衆雖不悅無如之何范文正

公每以公議持之上亦自知之深也吳正肅育春卿宋
景文祁子京與公最厚善每相謂曰不動如山其張安
道之謂歟領審刑御史臺有獄辭連歐陽修時修任河
北都轉運使制使就推修不承覆推如前具奏法官當
修報上不以實之坐公以案上仁宗盛怒謂使者有黨
故不盡情命送中書選官復按公謂賈丞相曰相君與
修異衆所知也今覆推無狀而復按雖有旨天下必議
公公盍圖之賈丞相為之解說得罷按而復下案審刑

取旨詳議官引江湖上佐之例以白公公不從乃上言審刑特旨嘗在法外而領審刑者一員專其輕重凡侍從官到任巳重有吏議請自中書上取衆議之允也竟不以上而送政府賈丞相恩公言止奪修龍圖閣直學士以知制誥知滁州續有龍圖閣待制王素案公引前請又不斷而以送中書不悅公亦自引罷審刑斷例命官犯贓私罪案後收坐舉主公上言收坐舉主而許首免者責使常察其所舉者之不法也而致仕官既巳解

籍休退謝遠人事不當與在職者之責朝議謂然由是致仕官免收坐吏不及門矣夏文莊公有憾于張耆耆子閤門使得一守貝州到任七日吏卒王則卜吉生變拘得一王師攻圍六十日城破下得一御史臺法官當得一謀叛文莊欲盡叛法論時相陳恭公執其事以為得一庸懦被拘不能死巳抵重辟叛無本謀仁宗為免緣坐而猶沒其第公與張氏風馬牛不相及聞者悽惻陋舍無以處其族因從容為言者真皇寵臣也此第本

公言羣論遂息受命修慶歷編勑公以為編勑者當依
律門類而備其起請之因叅詳之意本末悉具乃名編
勑治寧歲久事目滋廣天聖之後文簿猥煩乃許編修
官刪潤而加損益或數事并一條比附有所不盡天下
承用多失法意議欲省其繁細稍復舊體執政難之及
書成公校新勑凡諸刑名使無加於舊文乃上之權知
開封府聽決明敏雖不閱時稱為治辦除翰林學士免
京尹領羣牧使公在兩禁朝廷大事時蒙訪逮奏事在文集

公必披誠條對一無顧慮故人主嚮納之羣牧司自真
皇時以國馬大事常命樞密使領之職司甚重天聖後
海内乂安監牧多廢事積弛公充使乃修舉課牧之政
令復沙苑東平監創立綱目將以廣蕃息削除諸敝經
營未效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甫受命即知貢舉時太
學舉人妄變文體以奇字僻語為高以游辭長句為贍
四方學者承風而靡公主文考試有如是者揭而斥之
因上言請行誠勵上命録公所上奏大書牓于貢院前

有備籍以上聞上大悅讒言遂詘至今計司以為常例遇郊輒前上籍公初覽事吏白河朔榷鹽法議已定方施行公命收格異日登對論此鹽筴非是唐末藩鎮專土橫賦積重五代相承中原窘狹鹽禁峻密民苦刑報周世宗北伐父老哀訴請以鹽課均之地稅而弛其禁世宗矜而從之令地稅鹽錢是也國初征利之臣請復榷鹽之法河朔父老詣闕叙陳太祖皇帝問其本末法竟不行今日令下百姓必來訴不從實非便從而更之

不若以特旨先罷俾軍民知惠仁宗深謂然是日降手詔罷之河北父老皆至澶州旁河橋南向建道會謝恩祝延諸州以次浹而止仁宗以諭公監事幾誤朝廷手詔令刻石在北京自西師屯戍事邊寖廣財用不贍民力大屈公大校國計上言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

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諸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譚虛辭之可致者也因條例盈虛之由出納之數請究其本原節以制度章數上可謂精悉矣中書繙閱經時數議而不能有所措置也郡國賦調必寬為之期會故免卒暴之費庫務給受必明為之程式故無邀阻之患省諸刑本絕諸後害凡桉之前四方蒙福凡所建立皆為故事至今老吏追懷南京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當遣柄臣上特俾公

充禮儀使禮畢錫燕命公主會鄉黨榮之越明年春以
目疾懇請觧邦計上面諭卿領大計事無闕悞宜且小
勉不多時煩卿也令宰臣陳恭公敦止又欲正三司使
名公堅辭又特命三部副使分受辭訟常程細務但令
諸案發遣大事乃禀白焉仁宗於臣下鮮見厚薄之意
眷眷留公葢薮志於進用公以目痛乃曰不堪一日留
也恭公為之歎咤曰禄位固有定分耶遂解計司歸翰
林仍兼端明殿學士判尚書都省領銀臺封駁審刑太

嘗三月上召兩府兩制官於資政殿觀龍圖天章閣所貯瑞物觀畢賜坐陳列筆硯上出一幅于懷乃策問也宣各就坐條對宰臣陳執中獨固辭已而二府並進請歸中書樞密院對而封進許之或云樞密使夏竦忌執中以其不由科第少文故建此以困之執中毅重質直心知其然故力辭不對執中本以章疏自達真皇由此自光祿寺丞擢右正言若奮筆于時二府亦自鮮能企之及此堅辭識者以為得體時公出還禁林是夕值鎖

竟不如詔旨泛論大體而已奏御上色不懌初上奇公前對及御迎陽專為公發問公不才者意且即以代之既不承旨命遂中格公聞之曰吾志在納忠因而為攻奪之便豈我心也哉前對詔策二道在文集迎陽門問對對御無藁然上意自此解左右浸潤因乘間得入三司判官楊儀者以請託被劾行險者緣是以逞連引近位及朝士十餘人公與儀頗厚故亦被問獄具法官當儀罪止于請求而所累者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御史中丞楊察知臺雜事張昇

民有所措手足矣無苛本於恕無擾本於約時者期會緩急之謂也均者簿書詳允之謂也故公長民布政允蹈所志凡此四事必留心焉用是所至清淨吏民安之不留章章之迹久必見思葢體道之深耶先是江寧府廨火及此重修始成特旨命公撰記因著是說于文勅撰江寧府重修府署記在文集中明年冬就加龍圖閣學士還給事中徙知杭州錢塘氣俗輕侈貨利湊聚號煩劇難治公纔渡江望風讙迎既下車訟庭肅然時清臺上言推星占吳

吳越納土未嘗疏浚瀦渟濊濁人戶滌濯皆用之公視
江閘方潮退時高下甚遠因暑雨集舟百餘艘蕩諸穢
水發閘瀉出之流惡至富陽乘潮納新水溝瀆一清城
中相慶凡諸施為舉從便利錢塘人著之風謠至今頌
詠未幾丁太夫人憂郡人哭送郊外戀戀不忍還親舊
聞公護喪且歸南都為於嵩麓陽翟擇葬地以待公至
南都謂鄉人曰三代以還諸侯各世其國未聞宋公葬
于鄭曹伯葬于許也若以許鄭水土深厚為善宋曹淺

薄為惡則許先曹滅宋後鄭亡兩漢之間州鄉著籍魏晉以還封壤分裂衣冠始有僑寓矣吾親知有睢陽爾內外姻族松楸相望也吾未知陽翟所在柰何委親於山麓而與妻子自安鄉土哉此地雖淺薄吾將累廢為坎窆而下實之以土免崩頹漂浮風水之患蛇鼠狐狸無自入不亦善乎遂以此竟襄事今宋人舉用此法遂以成俗諸近郡縣稍稍倣此咸得安厝之宜服除還舊官是歲上郊陽丘陳丞相問公得無民間利病可市上

之恩德者歟公為陳王畿稅賦之重及請減定刺配刑
名故赦書及之畿縣兩稅特於元額例減三分永為定
式及據續降敕刺配條詳議減除皇祐五年赦敕事在文集俄兼翰
林侍讀學士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時秦州蕃
部有叛者斷古渭路都總管張昇舉兵討伐副總管劉
渙不稟令互有論奏故並內徙而以公代昇公請對曰
邊有兵事即合用典法昇與劉渙自有階級今乃更相
論奏又兩罷之昇既自失帥主之體渙有不稟節制之

豫初平重煩上聽遂就職向自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
發人用告困公為奏免橫賦四十萬貫足又減鑄興嘉
邛州鐵錢十餘萬緡人賴其惠公慶歷中總邦計倉庾
軍儲足支三年馬粟備七年及此嘉祐初中間十年軍
儲減半馬粟纔備一歲因上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
天下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
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
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强敵共中原

侍衛至跛倚且曰此國計大本非常事也公至中書文
丞相曰慶歷中公在三司所陳邦計二奏中書每議財
策必按以為議本于時公在杭州已得旨名公復主計
位公服憂而止公凡論議固有本末未嘗徙廢十四事
一如條畫施行奏京師軍儲事在文集後五年公過都問三司舊
吏自行此法倉儲足支五歲餘矣公在三司文移之下
諸路者輒減半廷無妄訴獄無留繫天下無暴賦其愛
利所及溥矣就省還吏部侍郎以目勞屢請解輒降璽

言多不稱旨故喜公還每覽詔命謂知制誥蔡抗曰老筆自别一日登對上問公吾昔觀卿著述知於治道留心所謂治道其有體要歟公曰治道固有體要何謂體要曰體要在乎易簡其說云何曰易簡者天地之理而賢人德業之所由出也因為上開陳繫辭一篇之意上曰何所施行而得至于易簡曰本於誠明爾誠則易明則簡誠明者君子之性也誠則易知而有親明則易從而有功故其德業可久可大其治天下何啻乎視諸掌

籍及此再還內制復司宗籍見近歲宗室蕃衍其賜名
者率鄙惡蓋四聲諸字取用已盡宗室在亡已千餘名
以音同相避名一字即餘字悉廢公請以服屬疎近賜
名其音同字異者不以相犯迴避由此宗子還得雅名
英宗屢稱其善云張某可謂知救時敝者矣有奏劄子在文集
上深患官冗令兩制集議以清其尤濫向者兩省官議
事多異同不能折中諸理及是公為兩禁之長事必舉
正於中朝廷賴其裁定諫官李受請對論冗官之敝上

積藏英宗登極頒賚尤廣公率近侍之官請從裁汰故自宰臣以下宗室戚里例損十之七八省費不貲劄子在文集公在內禁諸詔命令天下莫不傳布英宗廟號謚號祧遷之議諸大手筆皆公撰定凡所損益莫不折中謚議廟制皆在文集故今上眷禮尤重常問方今政務所先公陳治道大體在文集國集大本論國計事在文集是謂守位曰仁聚人曰財上曰此可謂政務所先也公所陳國計極詳因曰陛下何以圖之上曰責之二府爾公曰得之矣既付二

命又次日内殿起居閤門儀制兩府以先後入為班次班退宣閤門使上親定班著以公為首絳次之抃又次之亢又次之至政府之次日宰臣議以王安石補御史中丞公曰御史中丞秉國憲度安石以經術為名自處高難居繩檢之地趙公抃亦以為然竟止未幾太師捐館上聞震歎遣内司賔臨奠近璫數撫問賻賜尤厚後每語及即嗟惜命虛此位不除人以待公安石預政與公志趣不同又聞中司之議沮乘公執喪之間衆口交

方散顧謂二府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器慮矣近臣登對者必語及之特旨舉堪諫官者二員公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或止公公曰吾知舉堪諫官者不知其他也時監司官有苛深者事小嫌輒別推一州至設三數禁官吏多被檄推事州縣患闕官陳州置推四所逮者猶淹半歲追逮證驗數千里外道路輿曳或在禁疾病寒暑瘐死間有之公條例上聞司官被問郊霈得釋朝廷因立約束頒行天下諸路推獄由此不敢妄作刑

禁以清公在西軒聞築者謳聲甚諠問焉曰民為張太尉立廟公遣視之男女奔走以輸財力材甓貨食充積他日國忌僧寺行香堂後門闔下見畫像公問左右曰唐趙太尉也公曰巢寇亂陳今郡城北舂磨寨遺跡在焉其毒可知也趙犨守孤城以罷兵無日不戰竟全此州能捍大患而不廟食張侯何者（今有廟在京師封靈應侯）命徽張侯廟夷之籍其資用送官立趙太尉祠堂於寺中至今官吏以時薦常事陳人皆奉饗（石記在寺祠堂前）諸路司官所

興功利長吏皆不預聞公曰吾衰矣且素不能事人盍
歸歟以全所志故復請南臺不許又累請遂解州紱判
南京留司御史臺先治裝受命即行掃舍掩關罕所通
接坐忘遺照遊方之外矣所居構虛堂題曰樂全蓋取
莊生云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
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自號樂全居士謂知友曰一丘
一壑盡在是矣中外屬意朝議謂公必尋起或謂公朝
議如此公將何如公曰吾進不求合退不為高今以病

故爾何敢慢命也樞密副使蔡公挺里人也上時問公
動靜時宰知旨欲就除南都公揣且別有除謂蔡寧就
陳遂授陳州未幾夫人卒因請易南都便塟又徙南都
上諭宰相韓公參政馬公張某可令過闕二公因所親
通旨遂入覲閤門新制應見而當對者並待次次日早
宣令對巳退朝不果對又次日方對慰問留數刻語舊
甚悅曰先帝常說卿不立黨友所居竹柵門常掩或終
日無一馬出入因曰且以宣徽使奉朝供職懇辭不敢

觀奏辭見班而公名在焉訝之夜半降一幅批張某三字付外在韓相所中書早叅令改宣徽使判應天府及入辭上曰已有命懇辭不可居數日閤門促受勑告謝公請先對後謝有旨令先謝後對蓋絶其避免也因陳宣徽使必由寄任而除向臣以私便請南都今授重官歸鄉里是啟僥倖之路上曰此意朕未之思也卿自持誠得體青州重鎮也大臣臨撫為宜面諭輔臣咨嘉稱有風節改判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延和殿告謝宣坐

慮惟陛下思太祖之善制鑒太宗之失策謹三朝之好
以乂寧四方撫育黎庶上曰慶歷以來事卿知之乎元
昊初效順如何待之公對元昊效順時臣為翰林學士
其誓詔封冊皆臣所撰因具言其本末上曰爾時卿巳
為學士耶可謂舊臣矣又問慶歷初契丹泛使來嘗見
富弼言于時兵在境上志必南侵竟以金帛餌之而退
其謀果何在公對當時蕭英劉六符來使乘我西師之
屢挫知朝廷用兵之困北國貪倖故來渝盟臣嘗時充

諫官亦曾上言竊料敵情餌以金帛必解何以言之自和好以來北兵自亦驕惰其貴近安於侈逸其下無由自振故生事以邀功而圖富貴此人之常情也今北國猶有舊臣如馬保忠之比北國尊重其為之謀必忠今若受金帛而解耶律氏之利也必棄好交兵羣下之利也于時仁宗命宰臣呂夷簡樞密使晏殊於殿廬中置酒與議事蕭英自言兩朝和好乃是好事豈願更見兵革耶又自言北國事頗漏其情六符變色目之及歸英

竟以此獲罪由此觀之乘利而動得所欲而解其謀止於是矣因言今聞泛使復至願陛下為社稷生民計所議更且深加含忍今河朔荐饑民多流散財用不給糧饋空虛以至將帥之臣克堪整衆者實少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時泛使蕭禧頗黠猾恐對上禮有慢者或不能容故公深以為言上曰兵凶器戰危事朕念慶歷中敵再和之後中國遂以自安不以凌侮為辱亦不復忍戒備以善於後故朕今者除戎器訓軍旅非有

意於興舉至于不得已以為應兵爾公對此魏相所謂兵應者王兵貪者亡然應兵者謂兵禍之已成也及其未成消平其患乃善之善者也公向在內禁英宗大漸召公至福寧殿憑几曰來日降制冊頊為皇太子語少力公請紙筆書僅成公亦不敢藏之私家至是袖之西納上曰何者公曰先帝御札欲閱之公曰請內中披展上泫然以付侍璫他日諭曰卿所納先帝親札乃憑几末命此真可謂之顧命矣公不敢當專乞赴青州對下

上遣近璫就班次宣謂卿可候過正旦朝辭次日中批
俾就都亭驛押賜遼使御筵都亭押宴常以兩府官未
嘗有外官主之上曰卿舊望館宴可與戎使開懷譚話
不與新進者同矣元日館宴戎使甚恭曰敢問押宴宣
徽貴壽公言年六十八四人皆贊言公顏全不動公慶
歷初嘗使北是四人中必有曾見公者既而切切耳語
久之蓋以公使北時北主有異禮北國紀之迨今三十
餘年不意今猶在朝也晩暮上馬北人皆擁堂堦聚觀

公對臣此入覲已荷顧遇之深南都之命且引年矣念他日莫復望清光本志一謝恩眷即行非為官職來也願不以進退累聖懷臣自安分因辭宮使降詔不允上數言卿可謂顧命之舊臣矣常求補外得無在朝有所好惡者歟公曰君前何敢隱臣實未嘗與人交惡也閤門儀制宣徽使奏事辰牌上即赴後殿公每對遇報辰時上必有旨次日前殿對未嘗隔過後殿也蓋其禮遇不以常制待之親知或勉公曰公得君中外莫不知盍

揚州令揚州依此吏使入謁退而謂中使馮宗道通判韓晉卿李鈞曰某在本國聞公名久矣不意今日於此得參接也廣西守官侵擾諸蠻交趾乘釁構亂破邕州廉州大殺掠南裔騷動朝廷命師出軍稱十萬二廣湖南至江西調夫輸送發陝塞勁騎往討公上疏論其事凡十條大意以為古之征蠻未嘗舉大衆以其巖壑深阻水土風氣惡今為大舉銳士難以久於瘴鄉突騎不能馳於鳥徑蠻走險兵不得用謂宜選吏綏集亡散保

嘗經朝廷之議有旨前主判司農嘗遇此事而不發舉
者以輕重加罰申命天下一切罷之公身在外覩諸利
害輒言請禁錢無出邊關復銅禁髙麗使人到闕初無
防過恣所適公請絶其私游凡有便宜必以聞再閲歲
年七十請老章累上毎賜詔不允王丞相以上意諭公
所親以為雖百請必不從公致意相君姑就散地可哉
相君為言乃除東太一宫使府罷就第遂屏人事惟趙
公叔平老在鄉閭往來未嘗他適也僅二年復請致仕

又三請詔止之最後上以章付執政令呂知制誥李清
臣至中書宣諭以公懇謝之意且令誥辭著公先預升
儲事故命書具又之以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太傅太子
少師致仕遣使臣齎誥勅至第賜之聞蘇軾下吏思有以
寬朝憲上言昔晉因叔向于時祁奚老矣乘馹以見晉
君開說而釋之不見叔向而歸示公言也軾以刺譏爲
罪加譴而免因有以慰士大夫之望公坐軾亦罰金自
是屏居一齋方且齊生死不但遺榮辱也回首風塵莊

子所謂若蚉蝱之過乎前矣襟量坦夷無城府不逆詐不匿怨性不喜為聲名故未嘗有所矜治標飾其於毀譽蔑如也性不好交黨故未嘗攀援結納其於人事泊如也性不樂權利故未嘗希時取容雖事君常禮不懈而已其於進退恬如也所讀書專於六經讀史但觀太史公記班固漢書以為猶足以傳信也暇時頗樂老彭導養之術閱佛典楞伽淨名而得其理每曰儒之誠明道之正一釋之定慧其致一也君子之道求諸已以正

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尚書都省昭文館秘閣
秘書省宗正寺修玉牒官提舉集禧觀羣牧使知開封
府御史中丞權三司使正三司使叅知政事宣徽使中
太一宫使閤授命修日歴唐書樂書契丹國信使館伴
押宴知貢舉南京奉安三聖禮儀使册立皇太子禮儀
使外任知蘇州崑山縣通判睦州知滁州江寧府杭州
滑州益州應天府秦州鄆州徐州陳州秦再除而一赴
陳五除而再就應天四除而三至西京鎮定太原永興

青徐皆受命而不行大約所歷藩鎮至則清淨去必見思抑可知其中外敭歷之風迹矣文四十卷號曰樂全集內外辭制雜著二十卷號曰玉堂集元祐六年歲在辛未十二月二日精神不動寂然順化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二日特贈司空官其屬五人其配永嘉郡夫人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有學識婦道順而正母德慈以均晩年明性理其歿也有異別誌載之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並太常寺太祝皆有文學行義並先

公以殁季曰恕克自修立保家之子也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樞密副使挺之子次適右朝奉郎王鞏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素之子季嫁而復歸以元祐七年八月庚申葬於宋城縣孟諸鄉之南原從先塋也

謹具閥閱功狀上太常考功請議謚及上史館以備編錄年月日王鞏狀

翰林院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